

红楼

扫
残
录

《红楼梦》背后的兴亡史

上册

名花珍异惜如珠

满地飘残胡不扫



闲石

著

岳麓书社

红楼

扫
残
录

《红楼梦》背后的兴亡史

上册

闲石

著

岳麓书社·长沙



内容提要：

本书以各种《红楼梦》手抄本前八十回为依据，通过提取其中的显文、险文与警句进行破解，并全面解析诗词、谜语等的文字指向，发现了其背后所隐藏的明清兴亡史。又通过诗词格律分析、思想境界的剖析及文献考证，将《红楼梦》底本作者锁定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吴伟业（吴梅村）。而作者是吴伟业与小说是写明清兴亡史显然又是可以互证的。

作者闲石，业余文史爱好者，本名袁梦石，1971年生，湖南津市人。目前是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红楼扫残录》序

闲石先生的这本《红楼扫残录》，利用大量的历史资料，以明末清初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为主线，将《红楼梦》的文字与明清更迭的历史进程、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吴伟业的人生及其作品与思想揉捏在一起，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红楼梦》这部文学名著，别开生面。

这本著作的主要贡献，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其一是解读出《红楼梦》隐写的是明清兴亡的历史；其二是通过文本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明末清初苏州地区的一位具有反清立场的文人；其三是进一步通过一些技术性分析将小说底本的作者直接指向明清之交文坛巨擘吴伟业（梅村）。

本书作者认为，《红楼梦》的写作手法是“真事隐”“假语存”。小说第一回就暗示甄士隐百年之后的墓穴将在北邙山，而北邙山是集中安葬古代帝王将相的名山，这就向读者提示了隐去的真事就是帝王将相之事。所以《红楼梦》的基本构思就是用一個望族的衰落史来影射明王朝的衰败史。所以《红楼梦》的“家世说”“自传说”是不能成立的。

明末清初明遗民中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剧烈动荡的苦难年代，都在做着这样三件事：总结明亡的原因和教训、痛斥清政府野蛮的民族政策和残酷杀戮、努力弘扬先进的汉族文化以抵制落后的游牧文化。《红楼梦》具有同样的特色。

本书作者以大量的事实揭示了《红楼梦》中影射的明末政治的腐败是明亡的主要原因。作者在《导言》中说：“我们首先应注意到‘大荒’两个字在《红楼梦》小说中是一个很显眼的词。小说开篇即曰故事起源于‘大荒山’。”“‘末世’是小说的大背景。”“风月宝鉴的真实含义—风花雪月的背后就是白骨累累。”《红楼梦》描写贾家败落的原因，主要不是外患而是“子孙不肖而招接匪类”，“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这就是《红楼梦》作者对明亡原因的深刻解读。

本书作者说：“仔细阅读《红楼梦》，发现这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江山兴替史。对屠杀的谴责在小说中无处不在。”对此，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揭示了《红楼梦》中影射的许许多多对清军屠杀惨状的描写。特别是林黛玉“葬花”的一节，所影射的就是“扬州十日”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林黛玉含泪葬花，悲戚之至，哭成《葬花吟》。这一情节和这首诗是整部小说的高潮”。残酷的民族压迫必然导致强烈的反抗和谴责。本书作者指出，《红楼梦》中有许多明显谴责清政府的文字，最重要的如第六十三回宝玉将芳官的名

字改为“耶律雄奴”，并被他人叫成“野驴子”的一节；还有第四十一回“刘姥姥说‘那笼子里的黑老鸽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也会说话呢’”等，都明显是对清政府的咒骂。这些言辞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

本书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以详实的资料推断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吴伟业（梅村）。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现在有六十多种说法，但占据着主流地位的观点仍然是曹寅之孙曹雪芹。以前虽有学者提出吴伟业说，但证据不足，论述不详。闲石先生下了很大的功夫，找出了大量的资料，证明了吴伟业是《红楼梦》最初的作者。

闲石先生首先以《红楼梦》中对植物、风物、习俗、方言、地名等的描述，认为作者应该是生活在长江下游一带的文人：“能够证明作者是在他熟悉的江南地理环境下撰写小说的证据，在小说中不胜枚举。”作者为此提出了大量证据，这些证据很难被否定。接着，作者又从诗学的角度，将《红楼梦》中的诗与吴伟业的诗一一对照，指出《红楼梦》中的诗，基本上都具有“梅村体”的特色，甚至连屡屡出现的“失韵”“失粘”这样的错误都和吴伟业的错误一模一样。所以本书作者说：“《红楼梦》中的诗歌在风格与错误两个方面与吴伟业的高度吻合是他原创小说的铁证——即使有人想模仿他的风格，也不会去模仿他的错误。”本书作者的这个论证十分有力。

与此同时，本书作者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更为直接的证据：“请看小说第一回怎么说的：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段全文仅见于甲戌本，其它本子皆悄悄删除了‘吴玉峰题曰《红楼梦》’数个字。”此前已经有学者指出，这被删除的“吴玉峰”就是吴伟业。因为“玉峰”即“昆山”，“吴伟业祖籍昆山，从祖父辈才从昆山迁到太仓的”，“何况吴伟业曾强调太仓本来就是从昆山分出来的”。这不但说明《红楼梦》最初稿本的创作者是吴玉峰即吴伟业，而且证明《红楼梦》的书名也是吴伟业酌定的。

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本书作者还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影射明末清初历史的小说，其中的主要人物自然也是影射当时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如作者经过详细的分析，认为贾宝玉隐喻的是传国玉玺即皇权，林黛玉影射的是明朝、崇祯皇帝和明遗民，薛宝钗影射的是清朝和顺治皇帝，其他如以花袭人喻温体仁，以前期的凤姐喻杨嗣昌、后期王熙凤喻阮大铖，以北静王喻多尔袞，以探春喻郑成功等。仔细琢磨，这些隐喻还真的很像。当然，本书作者也指出，《红楼梦》是小说，经过了文学加工和艺术升华，不可能完全与历

史一一对应，但影射又是确实存在的。

此外，本书作者还对曹寅之孙曹雪芹不可能是《红楼梦》的作者，以及《红楼梦》成书的时间、书中某些内容的错乱、后三十回的隐情、“脂砚斋”就是吴伟业自己等进行了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自从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先生发布了权威观点之后，红学界一直存在着“索隐派”与“考证派”的争论，并一直以胡适先生创立的“考证派”占据上风。其实索隐与考证各有所长。本书正是吸收了两种研究方法之所长，既重视考证，又重视索隐，在仔细研读《红楼梦》原文的基础上，又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因而从一个新的视角做出了许多新的推测与结论，让我们耳目一新。

总之，这是一本很有新意的好书。即使你不同意本书的观点，也会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即使读者不赞同本书对小说的解读也没关系，尽可当成一本另类史书来阅读，也不无趣味。”

尹协理

2018年3月6日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自

序

人云“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男不看西游，女不看红楼”。我青少年时代痴迷于《三国演义》之忠肝义胆、叱咤风云。三十岁之后才开始读《红楼梦》，是有感于世事变幻无常，人的一生值得珍贵的东西终究只有自己的节操。

当第一回中的疯癫道人唱完“好了歌”，甄士隐此时已是心如看客，笑着和唱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第二回贾雨村在荒郊野外见破庙与老僧，对联上写着：“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第五回《红楼梦曲》终以“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结尾……里面的人生百味，非一定阅历难以体会。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发现小说里面有一句诗“月浦空余禾黍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包含有名的典故“禾黍之悲”吗？难怪我读小说总觉得里面流露一种兴亡之感！大者如国家兴亡，小者如人生悲欢。我想，只有在国运兴衰中，人的命运才显得特别坎坷无常吧。

以后我就留心小说所自然流露的时代背景等东西，尤其注意是

否隐藏什么历史事件。多年来我对第五回的金陵十二钗判词回味得比较多，自然有所领悟。

有一次我偶然发现一处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宝蟾这个人物的陪衬下，夏金桂“桂花夏（谐音‘下’）家”只可能指“吴（刚）家”。我在想作者是不是有意将夏金桂影射为吴三桂呢？进一步研究的结果是肯定的。因而，我的思维终于打开一个关键性的缺口，而且觉得有必要对小说全文进行通篇再认识。

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写成本书。文史本非我的专业，我从事某专业技术多年，只是一位普通的历史业余爱好者。所以，着手撰写本书的初衷只是因为当初本人确有特殊发现，而且试图将我技术专业的思维模式运用到人文研究领域中来。

总的来说，小说底本作者锁定为吴伟业的证据非常系统、非常确切。而从内容中通过芳官改名来辱骂清廷，通过林四娘来表露反清吊明，通过用夏金桂影射吴三桂这几个事实来看，小说成书于清初更是毋庸置疑，作者想通过小说来反映一代兴亡的动机也毋庸置疑。

由于多种原因，本书内容肯定还存在着大量的缺陷，所以诚望读者能看到书中的闪光点。我相信因为某些偶然发现，而翻开了《红楼梦》研究新的一章。将《红楼梦》的文字与吴伟业的人生（及其作品与思想）、明清兴替的历史进程揉捏在一起，三位一体进行论证，是本书写作的主架构与特色。另外本书还挖掘出一些比较

少见的史料，让人以别致的角度来解读明清兴替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即使读者不赞同本书对小说的解读也没关系，尽可当成一本另类史书来阅读也不无趣味。

此外提示读者诸君，本书的章节名是由笔者写的一首长篇古体诗构成。笔者根据小说创作的历史背景，有感而发，创古风一首，题名《落红叹》，寓一代兴亡于其中；并将此诗分解，以每句依次为本书的章目名。

闲石

谨识于湖南长沙

凡

例

一、本书中除了特别交代的地方，凡出现“小说”二字皆指《红楼梦》（又名《石头记》）的正文部分；

二、凡出现“作者”二字皆指小说底本（“底本”的含义见凡例第四条）作者，根据本书的研究成果，理应归于吴伟业（吴梅村）；

三、凡出现“修改者”三字皆指本书认为的非吴伟业创作部分文字的执笔者，应当指不同时代、不同场合的很多人，而且这些修改者的姓名难以确定，本书根据分析可能需要将“修改者”三字冠予不同的人或群体。

四、本书将作者创作的小说按修改次序大抵分为“早本”“中期本”和“晚本”，合称“底本”；将经修改者修改后现在所能见到的各种古抄本（即今所谓“脂评本”等）称为“今存本”。

五、本书引用小说及其批语的原文、第三方的原文（包含部分现代译文），多数情况下会单独列出来，用仿宋体标示，以方便阅读。

六、对于引文中比较重要的字、词、句，引文后正文有进一步

解释的，或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均以下画线以标示；尤其重要的，则文本加方框以示醒目。

七、本书的汉字书写日期皆指农历日期。

八、由于本书涉及的人和事多处于明清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为了以示严谨，本书一律不在生卒年跨朝代的人物前面加朝代名；并一律采用公元纪年，除开少数情况，均不用帝王年号纪年。

九、本书的研究对象仅限前八十回（包含多种古抄本及今版汇评本），所以行文用语皆没有考虑程本中的后四十回的情节，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十、本书所称的“险文”指小说中使用非正常表达方式的段、句、词，这个词是本书笔者独创。

十一、本书除特别指明的外，所引用的吴伟业的诗文、剧作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吴梅村全集》，其余各种古籍文献的出处列于“主要参考书目”中，恕不一一说明。

导

言

诗曰：

千年冤魄化为禽，永逐悲风叫远林。愁血滴花春艳死，月明飘浪冷光沉。凝成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肠断楚词归不得，剑门迢递蜀江深。

此诗并非本书笔者杜撰，出自唐·蔡京《咏子规》。这首诗字字滴血，颇合小说《红楼梦》之味。所以不能保证，小说作者的灵感不是来自这首诗。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东方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古代小说。世人将其当作一般情节的小说读是可以的，只可惜少有人能真正读下去，把小说一字不落读完。就是研究《红》的学者与爱好者，读小说也难免断章取义。其实问题还是出在小说本身上，不得不承认小说本身存在线索支离破碎、隐言暗语太多的问题。

因为这部小说的事件背景实际上是以 1644 年甲申国变为核心时间点，既批 1644 年前中国的某些传统制度阻碍社会发展，又批 1644 年后外族侵略者的野蛮行径。这是一部把国家兴亡假托在一个家族身上的隐喻式小说。它深受明末启蒙思想的影响，深刻检讨

传统农业意识和君主专制制度，更不能接受一个带有奴隶制残余的新政权来统治业已处于前工业社会的中国。因此小说既是一部启蒙作品，又是一部反侵略的爱国作品。放在世界文学史上，这种思想性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再者，作为一部隐喻式小说，明暗两条线实际不关联。为了让人有可能读懂小说的暗线，作者不惜使明线变得支离破碎，并加入大量令人一时难以猜透的隐语。所以，小说暗线是主线，明线是作者用来散播作品的工具。这固然是逃脱当时日益桎梏的文网的必要，但是这种写作手法也呈现出古今中外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特色。

第三，小说在文面上也是一部高超的现实主义作品。它赋予各个主要人物复杂的人格，跌宕起伏的互动关系。它成功逃脱中国传统小说才子佳人、善恶分明、因果报应的惯性思路，写下了人性与社会最真实的一面。而且小说的文采以及里面的诗词都代表东方通俗文学的最高水平。

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得失都比较复杂，没有绝对的坏人，更没有完人。贾环是可恶之人，其也有可怜之处；凤姐是心机诡诈之人，犯蠢的时候也很多，典型的大愚若智，心狠手辣的同时，也有怜悯施恩的时候；王夫人待人似乎较宽，但是涉及她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也是毫不留情；宝玉就不用说了，二十一回批语说他三大病较中肯；黛玉是小说中一个相对完美的人，但是作者也暗示她“失之于严”；作者实际上最想贬低的人是宝钗，但是还是赋予她很多优点——没有优点的人本身是不可想象的，何况宝钗在现实中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胜利者；即使是薛蟠，他有时候也有傻得可爱之处

……对人物性格多重性的表现，表明小说跨越了理想主义色彩，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对各种人物多重性的表现，并不妨碍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个人的喜恶，这种喜恶决定小说的价值取向。

综上可言，尽管存在某些不足，《红》仍可以算得上世界文学史上的翘楚。

小说中可以找到诸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作者是在写明朝和明末清初的事。但是乍一看缺乏特异性。因为后人可以写前人的事，没有时间的限制，乾隆，甚至嘉庆年写明朝、明末清初的事情理论上不是不可以。

小说中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言辞恳切之至。因而，“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其实这句话是提醒读者一定要深思细察，反复阅读，才能读出小说的原旨。“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首先我找到了一处有意思的证据，就是在宝蟾这个人物的陪衬下，夏金桂“桂花夏（谐音‘下’）家”只可能指“吴（刚）家”，结合其他证据，得以肯定夏金桂是指叛明降清后的吴三桂。因而我又得出合理推测：作者构思并写下夏金桂这个人物，时间断代在1644年甲申国变吴三桂投清之后，1673年吴三桂云南起兵反清之前。因为夏金桂显然是一个负面人物，吴三桂作为历史负面人物登场是在1644年；作者对吴三桂又讳莫如深，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作者是在用夏金桂影射吴三桂，可见当时的吴三桂仍是位极人

臣、权倾朝野的清朝亲王，所以写作断代又在吴三桂 1673 年叛清之前。再看看第二十六回，冯紫英被兔鹞翅膀扫伤面部是影射吴三桂早年万军之中英勇救父的故事，可见小说中还藏着另外一个吴三桂。又可发现，香菱的原型是陈圆圆，薛蟠的原型是明朝崇祯皇帝宠妃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作者开始准备将薛宝钗描绘成田贵妃等，这些推论将在本书中得到较精确的指证。总之，吴三桂、陈圆圆、田弘遇、田贵妃……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关注，追溯明末清初的文人，舍吴伟业（梅村）其谁？

本书将系统分析小说本身，还原小说的成书过程，破解出小说中作者的系列隐意和重大史实，并初步论证吴伟业乃底本作者的可能性。本书将力求保证证据的可信度，并保证所有的证据脱离小说文本本身不致太远，且所有的证据相互呼应。读完本书后，读者将会真正体会到作者所讲的“字字看来皆是血”。本书将比之前任何一部研究《红楼梦》的著作都更加讲求证据，更加贴近文本，更多采用内证，更加注意小说的整体性和证据的系统性。

小说的手法是“真事隐”、“假语存”。小说已暗示甄士隐百年之后的墓穴将是北邙山，北邙山是何许地方？乃是集中安葬古今帝王将相的名山，这里已提示隐去的真事就是帝王将相之事。而贾家虽也是位居公侯之列，但其上下都是无关大局的碌碌之辈，肯定是配不上北邙山埋葬的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的。所以小说的基本构思就是用望族的兴衰之事来影射国家的兴亡之事。小说的“家世说”“自传说”是不成立的。

第十五回铁槛寺、馒头庵的名称来自一句诗“纵有千年铁门